

傳評涅槃海

丹麥 G·勃蘭兑斯著 侍桁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

傳 評 涅 海

丹麥 喬治·勃蘭兌斯著

侍 衿 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傳評涅海

作者 喬治·勃蘭兌斯

譯者 待 析

出版者 國際文化服務社

上海乍浦路七五七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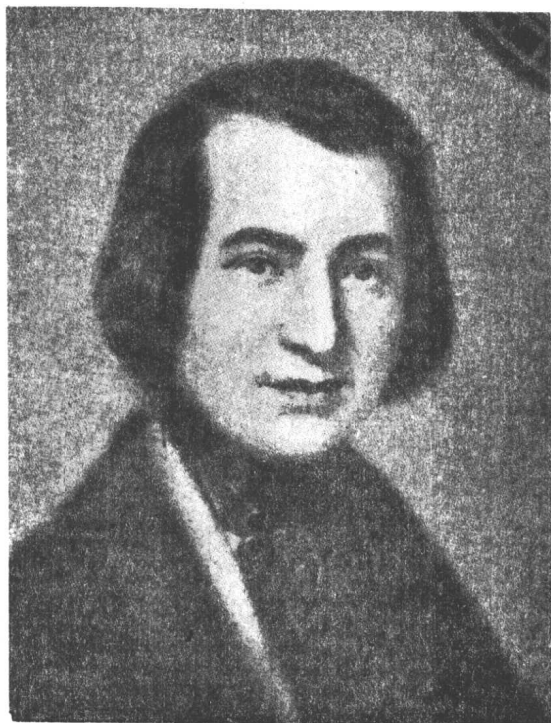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版

一九五三年五月三版

版權
所有

各版 1—1000 冊

三版 2001—4000 冊



引言

到了今天……德國的詩人，在德國境外，只有海涅還在繼續領有多數的讀者。在德國境內他被人視為文學花園中的刺麻；他刺痛歷史家的手指，所以他們都詛咒他。在一般文學史和雜誌評論中，指稱他的散文是陳腐的，他的詩是雕琢的；然而他的作品——現時已超過版權時期——却又重印了無數的版本。無論在德國境內或國外，他的詩不但爲人吟咏，同樣也爲人歌唱。他的詩供人製造了三千多的樂曲。在一八八七年中，僅僅獨唱歌曲（二部合唱曲、四部合唱曲與男聲合唱曲除外），即達兩千五百的數目。惠費爾（Hueffer）曾經計算過「你像一朵花」「Du bist Wie eine Blume」有一百六十曲，「我在夢中哭泣」「Ich hab' im Traum geweinet」與「在我的靈魂中悄悄地行進」「Leise zieht durch mein Gemüth」各有八十三曲，「一棵杉樹寂寞地站立着」「Ein Fichtenbaum steht einsam」有七十六曲，「我不曉得那是什麼」「Ich Weisse nicht was soll es bedeuten」有六十七曲。這些曲子中，有許多是叔貝爾特（Schubert），門兌爾松（Mendelssohn），叔曼（Schumann），勃蘭斯（Brahms），羅勃特·弗朗慈（Robert Franz）與盧賓施坦（Rubinstein）的最美麗的歌曲，詩人自己很少能夠親自聽見過。在全部德國的抒情詩人中，海涅的詩最時常被人製成樂曲。在他的三千樂曲之下，其次是歌德，約有一千七百曲子；旁的人便差得很遠了。

在德國境外，海涅的聲譽不僅完整無疵，而且日漸膨脹擴大。在法國，他佔有人們的心靈宛如是一個同時代人。他是唯一的一個外國詩人，法國人視為他們自己的人，而且是最偉大的。在我們今

日的法國文學中，再沒有旁的作家是那麼常被提及，再沒有人受過更大的讚美，就連雪萊與波都在內。愛德蒙·杜·岡庫爾（Edmond de Goncourt）使用了極強烈的語句說，所有現代法國作家若拿來同海涅比較，就會使他想起一般旅行商人；泰奧菲爾·戈蒂葉也說，一般俗漢都在想法抽掉那建築在海涅墳墓上的金子塔的石塊。

在各種文明社會裏總不斷探求的一個問題是：一百部最好書籍的圖書室應當蒐藏什麼作品呢？答案當然會有很多。但在一切羅馬種族或斯拉夫種族的國家中，海涅的名字必定是在目錄中前列的一個。英國的書目，照例是九十本英國書，十本外國書，而這十本中一定準有海涅的名字。相信可能尋出一百本書對於任何人都可以成爲最良好的讀物（這種信念發源於新教的見解，他們認爲是有這樣一種偉大的著作的），這當然是極其幼稚的，這問題所以使人發生興趣，也僅僅是由此可以顯示出那質問者以及天真地答覆這問題的人們，其心靈中是存在着怎樣一種完全非個人的文化理想而已。不過，關於海涅，在這種特別的情形下，注意其結果，是含有教訓的意味。沒有幾年以前，當英文書目發表出來，在其中全部都可以看見海涅，當時在德國真令人驚異不已，旁的德國作家都沒有得到這種優遇，有些書目甚至都未含有歌德的著作。

不過，這種世界的榮譽不單單是建樹在海涅的真正價值之上，同時也是因爲，他大部份的作品，是需要最少量的教養來理解，需要最少量的優美精神來享樂；這第二種特點，也確實就成爲享樂其中某一部份作品之障礙。不過其主要的基礎終歸還是因爲：他的才能，在他那一線上，是當代最卓越的。

漢利希·海涅(Heinrich Heine)，他姓名中的複母音，發出明朗而尖銳的諸音，具有一種特色。這個姓名的主人，是如魅人的笛音，在他生活的時期，使歐洲的大部份人傾耳聽他的歌聲。而且他的音樂的聽衆，在今日擴及世界的全體。

漢利希·海涅，論血統是東洋人，論生地與教育是德國人，論教養多半是法國人，而且在精神上，除去歌德以外，比其他任何德國詩人，都是一個具有更強固的特形的世界主義者。

〔1〕自從耶甫達·哈·萊微與摩西·本·邁斯拉時代以來，在伊斯拉爾血統的詩人中，從沒有過像他這樣高飛躍的詩人。不過，海涅與他的那些先輩的完成點是不相似的。他如較後的狄斯萊爾在英國，拉薩爾在德國，甘佩塔在法國一般，在對近代文明的襲擊上，表示出他血統的諸特性，那如打在鋼鐵上的燧石般發出了瞬間的火花。作爲一個德國人，海涅是屬於德國浪漫派的，他有浪漫派的基調、優美、與色彩。但是作爲一個德國人，他又是歌德與黑格爾的門徒，有他們兩個人的希臘主義；即在他的機智之中，有一些歌德的異教精神，有一些黑格爾的辯證法。作爲世界主義者，他將日爾曼人多感的浪漫氣氛，法國人的才氣，猶太人的反省、熱烈深厚、憂鬱與惡作劇，結成一個形式，這種形式易於接近也易於吸引人，因此使全世界接受了他的作品，而在今日他的作品譯成了各國語言。

漢利希·海涅的紀念碑，是他的許多崇拜者熱烈希望的，却遭遇到德意志帝國的拒絕，不過在他沒有這個是毫無關係的。奧大利與匈牙利的女王，不得不把當時給海涅紀念碑的捐款取消了。就在他誕生的城市裏，至今還不許建樹他的紀念碑。與德意志帝國的態度恰恰相反，同時代的法國人非常愛好他，在他過了後半生涯的巴黎，不僅一度想建樹他的紀念碑。而且，在德意志帝國境外，用德國語言寫作的任何人，確實沒有第二個能有如他那樣領有廣大的讀者羣衆。

新歐羅巴的文學是如「諾阿方舟」(Noah's ark)一樣地豐富。縱全然不算那許多驢子、狗、與猴子，它還含有暴烈的動物與馴順的動物，如王者般的獅子與強力的鸞鷹，遲鈍的熊與雪白的白鳥，狡猾的狐狸，好虛榮的孔雀，以及使人憧憬的夜鶯。而且還含有一種羚羊。

這種羚羊很細心，討人歡喜，而且很靈活。在她感到安全的時候，她是快活的，喜歡惡作劇。她總嫵娜、敏捷而優美。她的本質是優美的。她是名爲北尼·伊斯拉爾的羚羊的一族。漢利希·海涅就是這樣的一種羚羊。

就連拜倫在十九世紀裏，都沒有發生過像他那樣深刻的影響。在德國、奧大利與意大利，在俄羅斯與波蘭，在法蘭西從戈蒂葉一直到蕭邦，到處都可以看得出他的影響。在北方，他的作品迅速風行，爲讀書界所愛好。在丹麥的老年人中，大多數最優秀的人們，如克利斯先·溫達，奧爾拉·萊曼，藹米爾·阿萊斯特路普，M·戈爾德施米特等，以及從約特·佩·雅各勃生直到左弗斯·克羅森等無數的青年人，在挪威，從亨利克·伊卜生直到亞力山大·齊爾蘭德與恭納·海貝爾格等時代的人們，都受了

他的影響。但是較之作家，他在讀者間發生了更強烈的影響。幾乎對於每一個在發展中的個人，在其靈的、精神的生活開始的時際，他都是有效的。

他的影響不可測量；他是巨大的；他猛烈得令人眩眼。無定見的及頭腦薄弱的人們，總覺得他有危險性，因為他使他們迷惑；然而那些精神力強的健全的人們，從他得到自由與鼓舞。起初，他如瘟疫般壓迫人，而後來產生了恩惠的果實。而且在他已無集中影響的現時，他仍浮現在空中；我們在二十世紀的空氣裏看得見他。因為自從德意志帝國崩潰以來，海涅在歐羅巴的聲譽，非常地增高了。雖然他有詩人的聲譽，但因為他對當時德國與未來思想的論評，以及因為他對普魯士陸軍國的憎惡，他被人視為誤謬的豫言者，他最猛烈地表現出自己的憎惡，因此受到最極端的誤解，可是經過了八十年之後，這種誤解終於被校正過來。

雖然他豫言過巴黎的共產黨政府以及望多姆圓柱的崩潰，但在長期間他仍然被人視為最邪惡的豫言者。在他死後不到十年的時期內，那個被他視為純為不幸之鳥的普魯士荒鷲，却開始一次又一次地勝利了。而且他和他同時代最優秀的人們一致熱烈憧憬着的德意志的統一，正是由他所完全輕蔑的普魯士實現出來。就連他所輕視的普魯士的兵力，在俾斯麥的時代，都有了光輝燦爛的表現。

雖然他時常用力聲明他對德意志國民與德國最良好的事物，懷有愛情，但是就連那些並非不理解他詩人的天才的人們，都認為他是一個引人於邪路的精神者，說他是一個邪惡的愛國者——這事當然是沒有什麼可驚訝的。縱當他的感情在忠實於德意志，他的氣質也不能如此，而這就是一個最主要的理由。

因爲，狹窄的國家主義在前世紀中正在不斷地昇騰着。

在德意志，人們是連一瞬間都不會忘掉海涅之屬於猶太人血統的事實。他的改宗沒有給他帶來絲毫的利益。而且在德國，一切國民情感的勃興，是和擴大對猶太人的憎惡相伴而起的。在反抗拿破崙戰爭後的一八一九年，開始了猶太人的大迫害。從一八七〇年到七一年的戰後，在七十年代之末，宮中牧師長施泰約凱爾所倡導的「排斥猶太人主義」風行起來。從一九一四年到一八年的戰後，李布克涅希特，羅札·盧克森堡，庫爾特·艾斯納，霍賽，蘭道爾，拉泰諾等，或是全部或是一半猶太人血統的多數政治家，都被殺害了。而且對哈爾典，施尼查，瓦薩曼那樣猶太人血統的作家，施行了不斷的打擊。

世界大戰絲毫都未能結束這種狹窄的國家主義；它仍然生長在大衆之間。在知識份子中世界主義的意識非常普及的俄羅斯與德意志，從前是不許建築海涅像的，現在，在俄羅斯無論建築多少像都可以了，但這種狹窄的國家主義依然存在。

但是在另一方面，德國政治上與社會生活上的革命，却一天比一天更明顯地推倒了那遮斷海涅與德國國民的無數柵塞。他對普魯士與巴瓦利亞國王的諷諷，他對三十六國聯邦的笑罵，連過去都已被容赦了，那麼在共和國裏是更容易被容赦的吧。

在德國的劇場裏，既然威兌金特(Frank W. Wedekind)的許多戲曲都可以上演，而且並沒有惹起憤激，與此相比，像砂糖水般無害的、海涅抒情詩的戀愛自由，是很容易受到人們寬大的待遇了吧。

在我們時代的德國中，他的崇拜拿破崙曾經激怒過當時的許多人，與此相同，他對法蘭西的讚美，

恐怕就在今後還受人非難。然而我們不要忘記，就在同一時期，德國的讀書界也曾容赦過尼采比這更甚的拿破崙的崇拜，容赦過他對德國文學的非難，以及無限制地推崇法國的心理文學。而且就連俾斯麥，當辯護海涅對拿破崙的態度時，都不能不提出法國人在萊茵河地帶把對猶太人的種種壓迫予以消除的事實。

在德國，人們幾乎都不想一想海涅在德國語言以外的世界各地所持有的強大的勢力，以及壓倒一切競爭者的事實。

在這裏，國內的價值並不是第一個問題。確定這個問題是太為困難了。蒂克是充滿機智，烏朗德是內容豐富，梅約藹利克是精神勃勃。像里連克龍(Jilienkron)，戴梅爾，蓋奧爾蓋那樣後時代的抒情詩人，像奧謨爾巴哈，海賽，施皮爾哈根，戈德弗利特·凱拉，以及凱拉曼與漢利希·曼，那樣後時代的小說家，都領有廣大的讀者之羣。從蘇德曼與霍普特曼直到威兌金特與奧倫堡那樣的德國劇作家，都能博得正當的聲譽。——但是在這全部作家中，尋不到一個和這位難於翻譯的海涅同程度地超越國境之外的人。

但是不僅於此。海涅以後在國外生活的德國詩人，在其本國以外，像海涅那樣被愛的人一個也沒有。只要想想同時代最偉大的法蘭西人如拉馬丁與雨果等就可以明白了。他們在法蘭西以外已不大為人所讀。完全屬於例外的，恐怕只有繆賽，波德萊與威爾倫吧。這些人在其祖國以外是被人尊敬的，但是斷沒有如海涅的那種程度。

自從拜倫的時代以後，英國的抒情詩人在歐洲受人愛好的，連一個都沒有。雪萊與紀慈雖然非常偉大，但在這一點上也不行。美國詩人藹德加·亞倫·波(Edgar Allan Poe)確實是享有世界聲譽的，發生了極大的影響，然而還是沒有海涅那麼有名，那麼受人讚揚。在使用英語的地方以內，魯甲爾德·吉伯齡(Rudyard Kipling)，名聲的確很大，但受到他的國民性的限制。任何偉大的意大利的抒情詩人，講到在歐羅巴的重要性之點，是不能和海涅比較的。在意大利國境以外，喀爾杜齊(Giosé Carducci)是不大爲人所讀。但是，海涅在德國以外正如在德國以內一樣地爲人所讀。

海涅有使自己的讀者成爲自己的密友的特色。這一種才能，不僅像普拉丁那樣憎惡他的人們是缺乏的，就連如雨果，喀爾杜齊，田尼孫等其他諸國最偉大的抒情詩人們也都缺乏。

這種才能是建基在什麼地方呢？的確的，我們縱從他的血統中來探尋這個原因，也都無益。只有絕對簡單或迷頑的人，才相信在藝術中是可以列舉出猶太人的種族的特色。讓我們來看一看造型藝術吧。俄羅斯人的安托柯爾斯基與巴克斯特，德國人的黎巴曼，荷蘭人的伊斯拉藹爾斯，丹麥人的勃特薩克等，是由怎樣的才能結合着的呢？而且在造型藝術的過去一千多年間，結合着種族的宗教的，總是禁止具象的表現，所以其各種才能是到了很久以後才發展起來的。領有近代精神的人們，是不想被那非常粗糙地像似用許多孔結成的理論網所捉捕。

海涅的散文，幾乎沒有特別幽深的地方。他爲法國人講述的德國哲學，縱算也有滲入詩的生命的地位，確實是淺薄的娛樂的讀物。但是，海涅作爲一個詩人，沒有愈加深刻化，這與其說是他的弱點，寧

可說是他的優點的。在貝爾塔·封·朱托納俏皮地定名為「最憂鬱的人們」中，沒有將他列入，他真算是幸運的。他這個人具有自由的感覺與強烈的感情，他穿鑿自身而不使自身陷於半意識的生活中。他對於一切內部中黑暗的東西沒有任何的偏愛；他愛好光明、色彩與黎明。他描寫；決不作道德的說教。不僅關於某一定的事物，就是關於關係和情況，也不想由說教來改善。他的說教，只是用尖銳的嘲笑與機智，沒有訓戒。他寫作，行動，總不超出藝術的境界；而且作為精神的存在，較之熱情的朗誦，他更喜歡靜寂與夢想。

當日本詩人與批評家關於西洋詩表示意見時——他們所知道的大概只是美國與英國的詩——他們總是強調，西洋詩言語之多到了可厭的程度。在日本詩中，一切多餘的東西都被刪除了；盡可能簡潔地再現出氣氛來。一種詩的模式，全部長不准超過十七音；現在的一種樣式所允許的是三十四音。所以東洋詩不是用頁數計算，而是用綴音計算的。對於日本人，決定的優越，是充實，是強味。

漢利希·海涅是可以信為與日本人的趣味相一致的、少數的歐洲詩人之一。而且事實上，在他還活着的時候，他的詩已經翻譯成日本語了。不過他的詩是難於翻譯的；翻譯時，他的詩句的美妙必然地喪失了很多。

在戰爭之後，最初受到戰禍打擊的諸國民，接着又面臨了一個時期——受那表示和平的橄欖樹枝的鞭笞。我們生存在其中的那種和平，是他種手段的戰爭的繼續。

漢利希·海涅是戰鬥的而且是和平精神的人。所以在這一點上他是適於我們的時代的。

新德意志帝國當年發展的氣勢，是對漢利希·海涅不利的。他受人責難之多，難於列舉。第一，有他對於法蘭西的癡情，以及他被人誤解的、或是真實的、輕薄；其次有他的非日耳曼人的血統與機智；他的感傷性，他的虛飾，他的放蕩；最後，有他宣示他的反宗教的那種大胆的態度。新德意志關於宗教問題是冷淡的，但只是默然如此，而關於道德問題是有着完全的紀律。在今日的德國中，最高的美德，如誠實、獨立、崇高精神與敏感，是比義務、秩序、社會訓練與軍隊的機警——即德國人所謂的‘*Schneidigkeit*’（果斷）——更爲人所輕視。在海涅的時期中，情形正與此相反。規律是沒有任何價值的。信心重於宗教，人類性重於愛國心。當時最優秀的人們並不把愛國心看爲一種無條件的美德；而且他們並不認爲對另一國家表示公正便不算美。

在海涅的場合，除去一種抽象的急進的精神傾向以外，還得加上他對普魯士的憎惡，他並沒有豫見到它的未來，他並沒有發見它的力量，關於這種力量，喀賴爾在他的腓特烈大帝之父的描寫中，給了我們一種最優秀的概念，這種力量是存在於這麼一種能力中——由利用穩重的嚴峻，克服混亂，粉碎一切愚蠢的反抗而施行統治。海涅的憎惡並不是沒有原因的，那是萊茵河地方人對普魯士的一種不可和解的敵意。讀一讀他給普魯士荒鷺的詩：

「你醜惡的鳥啊！一旦

你若落在我的手裏，

我將剝落你的羽毛，

剪掉你的爪子。

於是我將高高地

把你舉在一支竿子上，

並且召集萊茵河區的射手

作一次愉快的競技。」

在維也納的議會裏，普魯士經一再拒絕之後，終於應允承受萊茵河省區。它所希望的本是在調整它東部國境線的諸地方，可是結果却獲得到遠方的一個地域，而且統治了與舊普魯士人完全不相似的一種日耳曼民族。這個萊茵河區，在古時候，是劃分凱爾特人與日耳曼人的一個地域。那時它的大部份是劃歸在羅馬的軍事區域裏。在較後的一個時期，這地方是在僧侶的統治之下，它所以在十八世紀中沒有受到腓特烈大帝的任何影響，是可以由這事實來說明的。老朽的僧侶主義在這裏却終於和法國革命發生了直接的接觸，於是宣傳革命的人們受人熱烈的歡迎。

古普魯士人對萊茵地方人的情感是憎惡而不信任，萊茵地方人更把這一種情感變本加厲來報復普魯士人。在萊茵地方，普魯士人從前是、現在繼續是陌生人，而且還是不受歡迎的陌生人。當萊茵地方人談到他在軍隊中服役的兒子時，他說：「他是和普魯士人在一起的。」一般政府官吏，從柏林被派到

科倫或是杜賽爾多夫總是得意非凡，罵倒一切，可是萊茵地方人很久就把被派遣到古普魯士地方去作事，視如西比利亞的充軍。普魯士無力獲得它所征服的人民的愛好，隨時隨地都可以聽見怨言。

漢利希·海涅近世紀末誕生在杜賽爾多夫——當時的于利西·克萊威·貝爾格公國的都城。約有六年，這城市爲法國革命軍所佔領。他們在一八〇一年離開了，於是普法爾茲·雙橋的馬克斯·約瑟變成了大公；但是在一八〇六年，他被舉爲巴威的國王，於是約阿西姆·慕拉特代替他成了大公。僅僅過了兩年，慕拉特就必得讓位給荷蘭國王的長子，或者說，實際上就是讓位給這個未成年的孩子的保護人拿破崙。這個國家的統治，這時完全按照法蘭西的方式：奴隸制度，封建法律，僕婢法，全被廢棄了，並宣佈了完全的宗教自由。這種革新，使萊茵地方的猶太人居民，視拿破崙爲解放了他們一千多年壓迫的救主。

毫無疑義，因爲與當時無所忌憚的勝利的法國人發生接觸，強有力地影響了海涅精神上的發展。他對於傳統的權威的尊重很早就被破壞了。他的天性的智能是向着法國人所謂的「才氣」(esprit)的方向發展了。他對拿破崙的熱情的讚美是在萌芽中。由今天看來，那種熱情像是那一世紀的德國文學中一個孤立的現象；但事實上絕不如此。

讓我們回溯到威朗德去，我們將看見他對於拿破崙具有同樣崇高的評價，甚至還是在這樣的一種意見未被歷史事件所證實以前的。在一七九八年，他聲言法蘭西正需要一個獨裁的執政官，而且說除去當時在埃及的勃那巴特之外，沒有人是適合這個地位的。在一八〇〇年，他豫言勃那巴特將要變成一個國

王，而且非如此不可，同時爲英國新聞紙的攻擊替他辯護。有人將這些豫言告訴了拿破崙，因此在一八〇八年，在耶爾福時，他和威朗德有一度長期的會談。

在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沒有一個偉大的德國人曉得所謂民族的敵對的意義。歌德，以傍觀者的資格，參加了一七九三年法蘭西的遠征，當時他絲毫沒有這種感情。席勒很看重他的法國公民的證書，而且相信那將對於他的孩子們是有用的。歌德的朋友，克涅貝爾（Knebel）希望他能勇氣唱拿破崙的勝利的歌。當拿破崙粉碎了腓特烈大帝的王國時，歌德自己是很泰然地觀望着；他顯然是把普魯士王國看爲德意志歷史中一個暫時的現象。他曾經目睹拿破崙的興起與勝利的過程，而且看見他鎮壓了那種無政府狀態——這狀態對於貴族與進化主義者的他，是非常可厭的。最後他得到和拿破崙私人的接觸，在一種光明、溫和、愉快、不可反抗的氛圍中，看見他爲他的許多軍官環圍着。拿破崙在他之上所發生的這種個人的印象，甚至增強了他過去對於他的讚美。因此，就連在俄羅斯的遠征之後，在德意志的復興期間，歌德仍繼續地說：「這一切都是沒有用的；那個人對於他們是太强了。」直到一切事情都已過去，他才藉着紀念和平的機會，勉強寫一篇祝祭劇，以爲補救。

歌德對於拿破崙的評價引起了很多的議論；但拿破崙在黑格爾之上所發生的印象是沒有這麼有名，不過黑格爾，作爲海涅的先生與特選的哲學者，是和歌德一樣地影響了海涅。

黑格爾在一般精神各點上，是成爲解放的力的，即，他破壞着宗教的教條的信仰，使個人對於國教教會的基督教處於自由的位置。海涅的銳敏的理解力是在黑格爾門下養成的，他的智能的形式可以使人